

古人  
为何  
要留  
胡子

沈从文 著

沈从文人文三书

谈艺论文录

刘红庆 编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# 古人为何要留胡子

谈艺论文录

刘红庆 编

沈从文

人文  
三书

新  
星  
出  
版  
社  
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古人为何要留胡子: 谈艺论文录 / 沈从文著. — 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7.3  
(沈从文人文三书)

ISBN 978-7-5133-1265-3

I. ①古… II. ①沈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 I266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36283 号

---

古人为何要留胡子: 谈艺论文录

沈从文 著

责任编辑: 高晓岩

责任印制: 李珊珊

装帧设计: 冷暖儿

---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[www.newstarpress.com](http://www.newstarpress.com)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---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11 [service@newstarpress.com](mailto:service@newstarpress.com)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---

印 刷: 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开 本: 91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: 9

字 数: 200千字

版 次: 2017年3月第一版 2017年3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1265-3

定 价: 48.00元

---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## 出版者的话

沈从文（1902—1988），原名沈岳焕，苗族，湖南凤凰人，作家，文物研究专家，代表作有《边城》《湘行散记》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等。众所周知，沈从文先生的创作开创了中国现代抒情文学的新路，他对中国古代文物的精湛研究，提升了我们对文明进程的理解水准。

可以说，公众对沈从文先生的了解，仍局限于几本代表作。他身后出版的洋洋几十卷《沈从文全集》，只是少数爱好者及研究者的收藏物，人们并不知晓其中蕴含的价值。在文学创作之外，先生为数甚多的随笔、检讨、书信为我们展示了别样的精神空间，从中浮现出一个真实可亲的作者面相，对渴望了解大师人生及创作的人而言，无异于一把金钥匙。为此，本社特意约请沈迷刘红庆先生编选了“沈从文人文三书”，将作家小说、散文之外的文字介绍给读者。

《生命的光影形线》呈现的是作为思想家的沈从文的面貌，他对人生与命运的哲理思考，予人以特别的启迪；对人性及现实的批评，因其深刻的洞察力而发人深省；对新中国的遥望与设计，因其赤子之心而令人感动。

《古人为何要留胡子》是一本谈艺论文录，涉及创作心得、艺术的功用、美的教育以及对文物演变史的阐发，另辟蹊径，发他人所未发，可谓美的发现之旅。

《大小生活都在念中》是先生在动荡岁月里写的家书（1966—

1976)，这些保存下来的文字，因传达了作者真实的情感与思想而弥足珍贵，既是了解作家情感与思想的上佳读物，也是了解那个苦难时代的可靠读物。有忧患深沉的家国情怀，有真挚细腻的儿女情长，有徘徊在歧路的迷茫与惆怅……

需要说明的是，为提示主题，编者每篇文章及书信新拟了标题。沈从文先生的写作带有自己鲜明的风格，从字词、方言的运用、标点符号的使用，时有与当下语文规范相抵牾的地方，我们只校正某些明显的错误，可以意会或贯通的一概不作改动。为了有助于读者阅读，我们对一些难以理解的人名及用词略加注释。

选文及注释多出自北岳文艺出版社之《沈从文全集》，在此，谨对劳作者致以诚挚的谢意。

书里所用照片系沈从文长子沈龙朱先生提供，一并致以感谢。

新星出版社

2017年3月

# 目 录

## 第一辑 谈文学与艺术

-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1. 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3  |
| 2. 有兴味去看万汇百物所发生的一切   原题《新年试笔》                     | 7  |
| 3. 作家千万别迷信“天才”与“灵感”<br>  原题《致〈文艺〉读者》·《元旦日致〈文艺〉读者》 | 10 |
| 4. 用我的作品去拥抱世界   原题《萧乾小说集·题记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6 |
| 5. 我应当来写一本《圣经》了   原题《沉默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8 |
| 6. 从现实学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23 |
| 7. 向鲁迅学习   原题《鲁迅的战斗》·《学鲁迅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46 |
| 8. 书法艺术应向传统学习   原题《谈写字（一）》·《谈写字（二）》               | 54 |
| 9. 京戏的改进问题   节选自《跑龙套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69 |
| 10. 用艺术教育拯救民族精神<br>  原题《〈艺术周刊〉的诞生》·《艺术教育》         | 73 |
| 11. 艺术家应当给人以教益   原题《云南看云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83 |

## 第二辑 谈器物的源流

- 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1. 中国陶瓷史（残章）·题记 | 91  |
| 2. 中国古代陶瓷       | 96  |
| 3. 中国漆器工艺       | 107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4. 镜子的故事                 | 111 |
| 5. 扇子史话                  | 124 |
| 6. 扇子应用进展·前言             | 128 |
| 7. 中国古玉                  | 134 |
| 8. 玩玉的贡献                 | 142 |
| 9. 玻璃工艺的历史探讨             | 151 |
| 10. 景泰蓝——中国特种工艺美术品对世界的贡献 | 162 |
| 11. 狮子在中国艺术上的应用及其发展      | 166 |

### 第三辑 谈图案及其他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1. 从龙谈起                   | 183 |
| 2. 龙凤艺术——龙凤图案的应用和发展       | 185 |
| 3. 鱼的艺术——鱼的图案在人民生活中的应用及发展 | 194 |
| 4. 《明锦》题记                 | 203 |
| 5. 陶瓷装饰艺术的进展              | 212 |
| 6. 铜镜的图案   原题《唐宋铜镜·题记》    | 229 |
| 7. 我国古代人怎么穿衣打扮            | 238 |
| 8. 古代人的穿衣打扮               | 245 |
| 9. 花边                     | 254 |
| 10. 从文物来谈谈古人的胡子问题         | 259 |
| 11. 故宫的建筑                 | 270 |
| 12. 北京是个大型建筑博物馆           | 273 |

## 第一辑 谈文学与艺术

我们实在是需要作家的。这作家他最先就必是个无迷信的人。他不迷信自己是天才，也不迷信某一种真命天子一个人就可以使民族强大起来。他明白自己在这社会上的关系，在他作品上，他所注意的，必然是对于现状下一切坏处的极端憎恨，而同时还能给读者一个新的人格自觉。他努力于这种作品产生，就为得是他还明白，只有从这种作品上，方能把自己力量渗入社会里去！



# 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

| 首发于一九三四年《文学》一周年纪念特辑。

我可以说是与文学毫无关系的一个人，在这种题目上来说话，真是无话可说的。第一，我看不懂正在研究文学的人所作的文章；第二，我弄不明白许多作家教人作文章的方法；第三，我猜不透一些从事于文学事业的人自己登龙为人画虎的作用。近十年来我虽写了一大堆小说，但那并不算个什么，这不过从生活上，我经过的是与人稍稍不同的生活；从书本上，我又恰恰读了一些很杂乱的书，加之在军营里作书记时，我学得一种老守在桌边的“静”，过去日子又似乎过的十分“闲”，所以就写成了那么些小说故事罢了。

但在我的工作上，照一般称呼说来既算得是“文学事业”，这事业要来追究一下，解释一下，或对于比我年青一点的朋友，多少有点用处。我可以说的，是我这个工作的基础，并不建筑在“一本合用的书”或“一堆合用的书”上，因为它实在却只是建筑在“水”上。

在我一个自传里，我曾经提到过水给我的种种印象。檐溜，小小的河流，汪洋万顷的大海，莫不对于我有过极大的帮助，

我学会用小小脑子去思索一切，全亏得是水；我对于宇宙认识得深一点，也亏得是水。

“孤独一点，在你缺少一切的时节，你就会发现原来还有个你自己。”这是一句真话。我有我自己的生活与思想，可以说是皆从孤独得来的。我的教育，也是从孤独中得来的。然而这点孤独，与水不能分开。

年纪六岁七岁时节，私塾在我看来实在是个最无意思的地方。我不能忍受那个逼窄的天地，无论如何总得想出方法到学校以外的日光下去生活。大六月里与一些同街比邻的坏小子，把书篮用草标各作下了一个记号，搁在本街土地堂的木偶身背后，就撒着手与他们到城外去，钻入高可及身的禾林里，捕捉禾穗上的蚱蜢，虽肩背为烈日所烤炙，也毫不在意。耳朵中只听到各处蚱蜢振翅的声音，全个心思只顾去追逐那种绿色黄色跳跃伶俐的小生物。到后看看所得来的东西已尽够一顿午餐了，方到河滩边去洗濯，拾些干草枯枝，用野火来烧烤蚱蜢，把这些东西当饭吃。直到这些小生物完全吃完后，大家于是脱光了身子，用大石压着衣裤，各自从悬崖高处向河水中跃去。就这样泡在河水里，一直到晚方回家去，挨一顿不可避免的痛打。有时正在绿油油禾田中活动，有时正泡在水里，六月里照例的行雨来了，大的雨点夹着吓人的霹雳同时来到，各人匆匆忙忙逃到路坎旁废碾坊下或大树下去躲避，雨落得久一点，一时不能停止，我必一面望着河面的水泡，或树枝上反光的叶片，想起许多事情。……所捉的鱼逃了，所有的衣湿了，河面溜走的水蛇，钉固在大腿上的蚂蟥，碾坊里的母黄狗，挂在转动不已大水车上的起花人肠子，因为雨，制止了我身体的活动，心中便把一切看见的经过的皆记忆温习起来了。

也是同样的逃学，有时阴雨天气，不能向河边走去，我便

上山或到庙里去，在庙前庙后树林或竹林里，爬上了这一株，到上面玩玩后，又溜下来爬另外一株。若所爬的是竹子，必在上面摇荡一会；爬的是树木，便看看上面有无鸟巢或啄木鸟孵卵的孔穴。雨落大了，再不能作这种游戏时，就坐在楠木树下或庙门前石阶上看雨。既还不是回家的时候，一面看雨一面自然就需要温习那些过去的经验，这个日子方能发遣开去。雨落得越长，人也就越寂寞。在这时节想到一切好处也必想到一切坏处。那么大的雨，回家去说不定还得全身弄湿，不由得有点害怕起来，不敢再想了。我于是走到庙廊下去为作丝线的人牵丝，为制棕绳的人摇绳车。这些地方每天照例有这种工人作工，而且这种工人照例又还是我很熟习的人。也就因为这种雨，无从掩饰我的劣行，回到家中时，我便更容易被罚跪在仓屋中。在那间空洞寂寞的仓屋里，听着外面檐溜滴沥声，我的想象力却更有了一种很好训练的机会。我得用回想与幻想补充我所缺少的饮食，安慰我所得到的痛苦。我因恐怖得去想一些不使我再恐怖的生活，我因孤寂又得去想一些热闹事情方不至于过分孤寂。

到十五岁以后，我的生活同一条辰河无从离开，我在那条河流边住下的日子约五年。这一大堆日子中我差不多无日不与河水发生关系。走长路皆得住宿到桥边与渡头，值得回忆的哀乐人事常是湿的。至少我还有十分之一的时间，是在那条河水正流与支流各样船只上消磨的。从汤汤流水上，我明白了多少人事，学会了多少知识，见过了多少世界！我的想象是在这条河水上扩大的。我把过去生活加以温习，或对未来生活有何安排时，必依赖这一条河水。这条河水有多少次差一点儿把我攫去，又幸亏他的流动，帮助我作着那种横海扬帆的远梦，方使我能够依然好好的在人世中过着日子！

再过五年，我手中的一支笔，居然已能够尽我自由运用了，我虽离开了那条河流，我所写的故事，却多数是水边的故事。故事中我所最满意的文章，常用船上水上作为背景，我故事中人物的性格，全为我在水边船上所见到的人物性格。我文字中一点忧郁气氛，便因为被过去十五年前南方的阴雨天气影响而来，我文字风格，假若还有些值得注意处，那只因为我记得水上人的言语太多了。

再过五年后，我的住处已由干燥的北京移到一个明朗华丽的海边。海既那么宽泛无涯无际，我对人生远景凝眸的机会便较多了些。海边既那么寂寞，他培养了我的孤独心情。海放大了我的感情与希望，且放大了我的人格。

# 有兴味去看万汇百物所发生的一切

| 原题《新年试笔》，又题《谈创作》，首发于一九三四年一月《文学》。

有人问我：“怎样会写‘创作’？”真是一个窘人的题目。想了很久，我方能说出一句话，我说：“因为他先‘懂创作’。”问的于是也仿佛受了点儿窘，便走开了。

等待到这个很诚实的年青人走后，我就思索我自己所下的那个字眼儿的分量。我想明白什么是“懂创作”，老实说，我得先弄明白一点，将来也省得窘人以后自己受窘。

就一般说来，大家读了许多书，或许记忆好些的书，还能把某一书里边最精彩的一页，背诵如流，但这个人却并不是个懂创作的人。有些人会做得出动人的批评，把很好的文章说得极坏，把极坏的文章说得很好，但也不能称为懂创作的人。一个懂创作的人，也应当看许多书，但并不需记忆一段两段书。他不必会作批评文字，每一个作品在他心中却有一个数目。最要紧的是从无数小说中，明白如何写就可以成为小说，且明白一个小说许可他怎么样写。起始，结果，中间的铺叙，他口上并不能为人说出某一本书所用的方法极佳，但他知道有无数方法。他从一堆小说中知道说一个故事时处置故事的得失，他从

无数话语中弄明白了说一句话时那种语气的轻重。他明白组织各种故事的方法，他明白文字的分量。是的，他最应当明白的是文字的分量。同时凡每一句话，每一个标点，他皆能捡选轻重得当的去使用。为了自己想弄明白文字的分量，他得在记忆里收藏了一大堆单字单句。他这点积蓄，是他平时处处用心，从眼睛里从耳朵里装进去的。平常人看一本书，只需记忆那本书故事的好坏，他不记忆故事。故事多容易，一个会创作的人，故事要它如何就如何，把一只狗写得比人还懂事，把一个人写得比石头还笨，都太容易了。一创作者看一本书，他留心的只是：“这本书如何写下去，写到某一件事，提到某一点气候同某一个人的感觉时，他使用了些什么文字去说明。他简单处简单到什么程度，相反的，复杂时又复杂到什么程度。他所说的这个故事，所用的一组文字，是不是合理的？……他有思想，有主张，他又如何去表现他这点主张？”

一个创作者在那么情形下看各种各样的书，他一面看书，一面就在那里学习经验那本书上的一切人生。放下了书本，他便去想。走出门外去，他又仍然与看书同样的安静，同样的发生兴味，去看万汇百物在一分习惯下所发生的一切。他并不学画，他所选择的人事，常如一幅凸出的人生活动画图，与画家所注意的相暗合。他把一切官能很贪婪的去接近那些小事情，去称量那些小事情在另外一种人心中所有的分量，也如同他看书时称量文字一样。他喜欢一切，就因为当他接近他们时，他已忘了还有自己的身分存在。

简单说来，便是他能在书本上发痴，在一切人事上同样也能发痴。他从说明人生的书本上，养成了对于人生一切现象注意的兴味，再用对于实际人生体验的知识，来评判一个作品记录人生的得失。他再让一堆日子在眼前过去，慢慢的，他懂创

作了。

目下有若干作家如何会写得出小说，他自己也就说不明白。但旁人可以看得明白的，就是这些人一切作品皆常常浮在人事表面上，受不了时间的选择。不管写了一堆作品或一篇作品，不管如何善于运用作品以外的机会，很下流的造点文坛消息为自己说说话，不管如何聪敏伶俐的把自己作品押在一个较有利益的注上去，还是不成。在文字形式上，故事形式上，人生形式上，所知道得都太少了。写自己就极缺少那点所必需的能力。未写以前就不曾很客观的来学习过认识自己，分析自己，批评自己。多数作家的思想皆太容易转变了，对自己的工作实缺少了一点严格的批评、反省。从这样看来，无好成绩是很自然的。

我自己呢，是若干作者中之一人，还应当去学，还应当学许多。不希望自己比谁聪明，只希望自己比别人勤快一点，耐烦一点。